

# 父亲与山村

池宜凌

父亲深深依恋他的山村,如乳儿之于慈母,不忍须臾分开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村呀?海拔800余米,孤岛一般矗立于僻远之地,山瘠薄,田稀少,生计艰辛。近年人走空,山荒芜,田荒芜。这便是父亲的山村。他却始终穿行其中,直至老年。

父亲的村居生活,可分四个阶段和状态:少年艰辛,青年蓬勃,中年龟缩,老年安然。

父亲小时候家贫人多。孱弱的祖父母亲养7个孩子,养大而已,称不上有什么培养。他少年期半工半读,帮衬农活,还放一群羊。几乎没有鞋穿,他说秋天时节,有人烧了芒萁山,短短的芒萁梗又硬又酥,孩子光脚跑过,嘎吱声一片,脚底的坑坑洼洼密密麻麻。他却说这样的童年很快乐,那时数学、语文都能考100,但他的“学业”终止于四年级。

父亲步入青年,长姐主家务,二哥不太灵光,他就俨然家里的顶梁柱,干集体工,挣小工分,还成为生产队长。之后结婚成家,娶到的恰是自己心仪很久的姑娘。之后生育子女,夫妻两人就择一安静的山窝挣扎着筑起新房。之后分田地,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自此,父亲与大家庭解绑,与集体解绑,成了新五口之家的舵手。他青年期的几个步骤,堪称快、准、稳,成了母亲一生认可与骄傲的支撑。

父亲的中年,乏善可陈。本是改革开放大形势开局之时,他却一直待在资源与信息孤岛一样的山村,务农为生,劳力赚钱,养家糊口,是在母亲的一直坚持之下,勉力送三个孩子读书,然后离开村子。而他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“原生态”生活,未大改变。母亲说,辛苦是一母三娃,挣扎在上进的路上,他一直心大心安,了无挂碍,倒头则睡。可能吧,父亲青年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,其他的皆是顺势而为,甚至无为而为。

父亲的老年生活倒令人赞叹。母亲病重弥留的时候,曾担忧被她伺候太好的老头子,能否

妥善自顾,交代他跟子女一道生活。母亲走后,亲戚们也第一时间动员他随子女。话未开头,父亲就少见的“敏捷”地挡住。他说自己习惯生活在村里,好手好脚,自由自在。父亲所谓生活在村里,实则是生活在家里。家在村子的边界,四邻皆远,且山村早已十室九空,他便是难得不空的一户。从此他居家种菜,晴耕雨读(看电视),闲则送些菜到乡里的女儿家,不留宿,不留餐。子女们周末节假日归来,为他煮上几餐,陪上叨叨几番,便是过节,其余皆顾然自养,那状态是真正的静好着。

父亲中年、晚年,还是做过大事的。这便是他说的改善住房的三次“大兴土木”。第一次是加建厅房。父母年轻时盖的房子只有两直两层房屋,隔起来是八间卧室,缺了举办红白事的厅屋,三个子女结婚迎娶时,都是在走廊拜的“堂”,母亲晚年多病,一直担忧去世了没地方设灵堂,于是就以余款盖起了砖混结构的厅屋,顺道把大厅二楼做成套房。数年后,又把家里的屋面换了新木料,并改为琉璃瓦。第三次则是母亲去世后,把家四近的桂花树移走,并挖土方将门前的山坳地填成大块平地。自此,房子牢固,环境如意,父亲的安居梦臻于圆满。

父亲“顽固”地久居村里,不停地维护着他的居家环境,久之成了坐庄户——常态在家的家。我们总担心他“独居幽篁里”会倍感清寂,他倒积攒了一些访客。一类是同样留守的同龄人,只要天气好,他们便会找来喝茶聊天,

一类是村里的劳动者,逢雨天或休息,也会来找父亲,攀讲消时,茶话两方归。还有就是偶然归村的人们,也会登门访问一番,可能他们家里没有别人,到这更有生活气息,适合临时落脚。甚至是来村里做客的,也会被带到我家,一道与父亲闲叙一番,则是有点把这看成“景点”了,特带客人“到此一游”。我给他打电话时常听到谁谁到家来过,偶然在家的的时候,也会巧遇他一套简单的茶桌与茶具,他很喜欢,虽说操作仍笨拙,却总以为“够够的了”,因为很多客人皆说在他这待得舒服着呢!

父亲所固守着的,不只是家,而是一个系统,包含着这里的山水、竹木、气候、季节,并与之相融的习惯、感情。他曾在山近处的山谷地种过两片毛竹,现均已成林,当年的出发点是有竹子做扁担和篮子,免得动辄去别人家偷砍,承受体力与良心的双重负担,没想到现在每年有挖不完的笋。他还曾与母亲一道手植过30多亩杉、松林,也都长成了木材,本以为是一笔资产,没想到都静止成了“生态林”。但不影响夏季的时候长出许多蘑菇,他便乐此不疲地上山采摘,然后欢喜地炫耀并等着子女回来尝鲜和打包走。

最让父亲叹息的是油茶籽。他当年手植的三片油茶林,都长满了杂树野草,有些管理不动了。顺其自然地长些果实,还未到成熟期,总是被四处横蹿的松鼠们捷足先登。若还能有此剩

余,也不足欣喜,采摘、去壳、送榨,耗工耗力,经济效益极差。他曾把我们喊回去采摘过一年,事后还雇人帮忙剥果实,最终算下来,等于白干。近年便自动放弃采摘了。但每年立冬时节,他还是会钻到茶籽林中看看,心怀惋惜又释然地对我说:“果实不多,不要了吧,给松鼠当过冬粮吧。”从此,茶籽山就越来越荒废。偶见路边的野柿子,长满了红灯笼一样的果实,父亲也会说:“你奶奶在的时候,经常采它们,晒干,自然消化,拍张照就算摘取了,更无可惜之感。”

让父亲力不从心的则是一年一度的“田墓(给祖坟除草)”。属于大集体的祖坟,每年有人牵头组织,父亲代我们交了份子钱,应景地亲自去滥竽充数,算能应付。但自家的祖坟,就很难召集齐他三兄弟繁衍下来的人员,这些年都是分成三份,轮流负责,各自安排时间完成。值“田墓”时节,我都抽空陪他去。这些风水宝地,常藏在深山老林中,路途又远,又总被杂草野竹遮蔽着,难寻难走。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到了,面对的是不小的工作量。有些是大石墓,面积大,又陡又险,辛苦还得小心翼翼。父亲确实不能胜任了。但这是他的祖父母、父母、兄长,与他的村子和传承是一体的,他得守着。他担心我们以后能否都找得着,能否每年都来落实这一“祖传”的任务,能否好好地传承下去。

父亲的山村,穿过600余年时光,父亲也与他们相伴近80年了。这里曾经热闹繁荣,这里有过他一生的演绎,这里沉淀着他无限的回忆与深情。但村子老了,父亲也老了,他们比着速度,无可挽回地老去。父亲依然在坚守,势必守尽自己尽心的时光。当然,他也得到安顿、安抚,过着不算艰辛的一生,算得上满意的晚年。

父亲喜欢着,我就成全着,陪伴着他略显蹒跚的脚步,一道穿行在山村里,待在家里,阳光落下,山风吹拂,我们的身影投在一起,投在山村的土地上,缓缓移动。

玳山位于杉村盆地东侧,是高岗山脉逃逸出来一条支脉末端隆起的一座秀峰。宽约五百米,主峰高一百八十米。主峰左右山高一百二十米,且在底部分别凸出一个小山包。从对面的龟山看去,整个山体形状酷似一顶古代的官帽,又像一把太师椅。前人美其名曰玳山,不仅仅视之如玉,而且还将杉村称为玳山境,并把它作为毛氏宗祠的靠山。

## 玳山奇趣

毛文忠

自古以来,玳山的原始林一直受到村规民约的严格保护。高大而浓密的树木把玳山遮掩的严严实实,难以看到其真实的面容,显得十分神秘诡谲。山上树木品种繁多,红栎树为最,其材质硬如铁,色如血,属稀有名贵树种;柯树次之,这种树形体庞大,一棵足以覆盖上百平方米;最为高大的当数柳杉树,因其高耸云天,村民称其为天树……

玳山盛产野生蘑菇,品种多而味美无毒。每年立秋过后,只要下过一场雨,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村民前往采撷,男男女女头扎巾布,争先恐后钻进树林,绝无空手。面积不大的玳山,年采量多达几十担,如果将它完全展开,可以铺满整座山。这算是村民保护玳山而大自然给予的回馈吧。平日里玳山人迹罕至,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有人光顾,否则总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。

春夏之交时,玳山的树木开始绽放,一堆堆一簇簇的,红的像火,白的似雪,一眼望去,玳山成了一幅彩色的背景泼墨画。盛夏雨后天晴的日子,太阳爬上峰巅时,阳光透过蒸腾的雾气斜照在参差的树梢上,射出一缕缕光线,如丝如织,在山下古厝黛瓦的映衬下,犹如海市蜃楼,如梦如幻。偶尔还会看到火烧云鸡冠般的戴在玳山头上,那画面又是别具一番景象。深秋时节,山上几棵硕大枫树的叶子通红通红的,像燃烧的火炬点缀其中,分外夺目。

更让人惊奇的莫过于山坳间那对巨大的古天树,树龄长达近五百年,树腹早已中空。其中一棵离地面数米高的主干中凹陷一个扁形椭圆状的窟窿;另一棵正对着窟窿长出一根粗大的粗木,村民都称它为夫妻树,而奉之为神树。遗憾的是:二十年前,村民供奉烧纸钱时引燃了雄树干腐的树腹,火苗迅速上蹿,无法扑灭,眼睁睁看着雄树被烧死。雄树死后三、五年间,非人为破坏和环境变化,好端端的雌树也悄无声息地慢慢死去。如今,雄树不见了,只剩下雌树高大的身躯还静静地挺立着。去年,雌树腹中神奇地长出一根毛竹。这根毛竹顺着中空的树腹长了十几米高,唯靠着末端钻出裂缝的两条竹枝接受雨露阳光而坚强的活着。赞叹竹之顽强生命力的同时,也庆幸了雌树得了个“异腹子”。大自然中树与竹的“生死包容”,抑或叫“生死恋”,令人称奇。

玳山,杉村人心中的秀美之山,我们永远爱着你,更爱你神奇的地方。

## 梅邑探古



暗香浮动,飞鸟相还

刘建新 摄

茉莉花原产于今天的印度。公元前六世纪,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·悉达多创立佛教,印度成为佛教的发源地,茉莉定为佛教圣花。其实在佛经书里,就载有茉莉花香。茉莉的名字最先来自佛经。佛经从回世到有文字记载,已离佛祖五百年之久。以前,佛经只是靠代僧侣口口相传,没有什么文字说明。或许说佛经里的香花也来自古印度的茉莉。佛人用茉莉花香印证古老的佛经,是最不过取巧的办法。而茉莉花也被赋予了佛花的地位。西汉时期,茉莉花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,广为种植。

轻盈淡雅的茉莉花,千里迢迢,落户福州,宜居宜家,福州佛文化和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古代福州是中国东南重要佛都。佛教徒们拜祖敬佛,十分需要一枝佛花。而此时茉莉花的到来,填补了花香的空白,满足信徒们用花香望,实现佛都与佛花的有机结合。

“小小茉莉花,默默吐芳香。”花开福州,香气满城,佛都福州沉浸于一片温馨芬芳的岁月里,宋代福州是中国著名“茉莉之都”。

洁白无瑕的茉莉花是无色的“天香”,白色代表圣洁,且香气醇厚,自古深受佛教徒的喜爱。据传,佛祖释迦牟尼在位时,信徒们常以茉莉鲜花供养,香气飘扬,佛堂生辉,表达了信徒们对佛祖的一片虔诚之心。我国汉代后,古人有把茉莉花用丝线串成花环,供奉于佛像前的佛教习俗。而且茉莉经常出没于佛经。《大藏经》里所载:“昔日出游观,时与亲友聚,头上戴佛饰,耳着须鬘花。”可见古代众佛就以茉莉花为饰,装扮自己。

鲜花献佛,佛香熏庙堂。古人把茉莉香称为“梵香”“梵香茉莉称贞士”。茉莉香浓圣洁,僧人不仅用来献花佛祖,还常以此花为原料制作佛香。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,聪慧的僧人靠自己的双手蒸煮打捞、浸泡压晒等手工方法,制成线香、香泥、香丸、香粉等多种茉莉香品,味道浓厚、香气冗长、品质相当,适合佛家用香品质。而在佛经书中《法华经》之“法师品”系列出十种佛香供奉功德,将茉莉香花、香条、香木位列榜首。誉为最上乘的香品供物。在佛经里,这些香品可以治病防病,称为“茉莉香药”。它是佛医中重要组成分子,用途广泛,可以用于熏烧香药,以除污去秽,提壮精神、预防瘟疫。同时佛家使用的茉莉香药方法也很多。有熏烧用的“烧香”,有涂敷在身上的涂香,有香料浸泡的香水香汤,还有香粉调剂的香泥,茉莉香药形式多样,因人所需,各有选择,方便使用。

一支茉莉佛香,香烟袅袅,散发着沁人的馨香,拉近了人与佛之间的交流距离。佛家自古提倡打坐诵经,传戒放生等修持功课中必须使用茉莉熏香,寺院里外也处处熏香,以营造良好的修炼环境。佛教像其他东方宗教一样,对人类本性喜欢的香,也有着特殊的感受与认知,佛家认为“香为佛使”,茉莉佛香为“信心之使”。据说僧人自从使用茉莉佛香后,鼻根或嗅觉灵敏,会使诸根集摄,定力增强,自身清静,让自己的心香早日与诸佛的心香境界融合,修行禅定时,进步很快。这方面,佛经书里有曰:“佛于说法时,周身毛孔窍会散发妙香,其香气能普熏十方,震动三界。”同时佛教常用茉莉佛香来譬喻证道者的心得。佛陀住世时,弟子们时常就以茉莉佛香来焚薰。

悠悠岁月,茉莉芳香袭人。早期茉莉花只是停留在古人观赏花卉阶段。唐代后,茉莉花在福建生长本土化,那茉莉开遍,芬芳了篱落。福州人爱香气,竞相追捧,并且以各种形式栽培,与福州山水风物融为一体,花香醉人。

“初地无阶级,余基数尺低。天香开茉莉,梵树落菩提。”据说,晚唐才子诗人李群玉于唐宣宗大中三年(849年)夏天,游览福州长乐禅宗寺,看

到这里有别处难寻到的茉莉花和菩提树,一派庄严馨香的寺庙场面,触景生情,写出了这首赞颂佛教禅宗六祖慧能《法性寺六祖戒坛》。

“菩提”一词原为古印度语。即梵文Bodhi的音译,意为觉悟智慧。旧译作“道”,指对佛教佛文的理解,或是通向佛教思想的道路。具体说则用以指人忽如睡醒,豁然开朗,顿悟真理,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。在植物分类中,菩提树的拉丁学名是Ficus religiosa,有神圣宗教之意。在英语里,“菩提树”一词均有宽宏大量,大慈大悲,明辨善恶,觉悟真理之意。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修练悟道,六祖慧能也是在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。在《金刚经》里,“菩提”为“觉悟与觉解”的意思。为此,此树一度被视为神圣之树,信仰之树,寓意着“大彻大悟”。但这种树木的本名是什么?有多种不同的说法?相传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(公元502年),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(印度)带回菩提树,栽植福州广州寺庙旁。《雷州府志》记载:“菩提果色白者,味甜,五月熟。”因其果可用于僧人做念珠,当地僧人则把这种果子称为金刚子。在全国各地很多寺院栽有此树,作为佛教徒经常焚香散花的地方,并绕菩提树行礼,表达尊敬佛祖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菩提树被僧人称作佛家圣树的缘由,难怪深受众僧们的喜爱。

为何,唯有福州禅宗寺庙既种植菩提又种植茉莉花,形成一树一花呢?

这事还得从祖籍在福州长乐鹤上镇的禅宗九祖百丈怀海大师说起。百丈怀海大师俗姓王,名木尊,唐朝中期(720-814)年间,是中国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唐代中叶后,禅宗体系面临生存困难。怀海大师承接六祖慧能禅学思想,按照大小乘律,大胆改革旧规,创立《百丈清规》。实行僧团农禅生活,寺庙里主持僧众一边修禅,一边农作,自耕自种,自食其力,开辟出一条农禅一体化的修行方式,让禅宗走出困境,发展壮大。百丈怀海大师的家乡福州长乐禅宗寺僧众,响应号召,遵守清规,身体力行,在山坡上开荒造田,种植茶叶,在山下洋田里引种茉莉,山上山下,联成一片,茉莉花与茶树在这方水土里比肩生长。每年的“清明谷雨”前后,僧人们上山采集鲜嫩的茶芽,烘火炒制精茶,一部分自饮自用或市面销售,还有一部分茶坯,贮藏于寺庙陶瓮里,待到夏天与采摘的茉莉鲜花混合拌和,熏制茉莉禅茶,与山下老百姓以货易货,等价交换日常生活用品,使得福州禅宗僧侣在安史战乱之中得以生存,自给自足。几百年后,怀海大师的故乡长乐沙京村成为福州茉莉花茶起源地之一。

如今,这里依然是一片花香浓郁,茶香沁人的美丽热土。

时光会走很远,经典却能永留,佛光闪耀的宋代,佛教之风盛行。文人士大夫与僧人禅师来往密切,佛教融合甚密,留下了不少文人诗词。佛教主张六根清净,远离名利所惑,保持空心,空彻和洁净。南宋福建籍诗人王十朋以茉莉比喻这种思想。“畏日炎炎,梵香一炷薰亭院。鼻根充满,好利心殊浅。贝叶书名,名义谁能辨。西风乱,胜香不见,喜见琼花面。”(点绛唇·艳茉莉),诗人徜徉于佛法的海洋之中,嗅着代表圣洁的茉莉,身心能得到净化,便不再想功名利禄之外的事了。表达了诗人淡泊名利,宁静致远的志心。宋诗人史达祖曾颂扬茉莉坚守佛道,清心寡欲之心,“频伽衔得堕南薰。不受纤尘。若随荔枝华清去,定空埋、身外芳名。”看得出古代文人墨客对茉莉花的推崇程度。

往日的诗词似乎还在耳边回响,阵阵的芳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,时光沉浸,在不知不觉中,随佛教一起传来的千年茉莉,早已渗透了我们的历史,永远扎根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繁荣旺盛,开花放香。

在2024年深秋那个黄昏时刻,我的父亲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,没留下一丝言语,如同秋日里的一缕微风,悠悠而来,又默默而去。他的骤然离世,令我毫无防备,情感的堤坝瞬间决堤,记忆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。

父亲的一生,是历经坎坷却又坚韧不拔的壮丽篇章。他出生于尤溪县联合乡联云村的一个偏远山村,家中兄弟六人,他排行老三。命运似乎对他并不公平,两岁时,他便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了一个打铁的工匠做嗣子。五岁时,养父母相继离世,他又成了孤儿,幸得堂哥和伯母的收养,才得以继续成长。但这段经历,也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父亲从小就聪明懂事,勤奋好学。初中毕业后,他毅然选择了师范学校,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命运。1969年,他正式成为闽清教育系统的一员,一名光荣的小学教师。他为人厚道,对同事如兄弟般关照,对人和气,从不与人争执。村里的重大事情,大家总喜欢找他商量,他也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助每一个人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总是那个最勤劳的人。他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他都从未放弃。小时候,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他和母亲两人微薄的工资收入勉强维持着生活。但他从不抱怨,反而总是积极寻找改善生活的办法。记得在炉前小学任教时,他看到当地村民种植柑橘收益颇丰,便萌生了种植

## 心灵语丝

柑橘的想法。回村小学任教后,他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家山坡上开垦了一片山地,种上了柑橘幼苗。然而,命运似乎又一次捉弄了他,幼苗刚种下不久就被同村人盗走。但他没有放弃,第二年又种上了新的幼苗,并且更加用心地照料着果园。

父亲不仅勤劳,还非常坚强乐观。生病前,他的身体一直很好,从未有过大病或住院的经历。然而,2018年,他被查出重病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,让我们全家都无法接受。但父亲却表现得异常坚强和乐观,他每个月都要到福州协和医院取药三次,有时候我没有空陪他,他便一个人独自前往。特别是当他患上“腰椎间盘突出”,双脚浮肿,疼痛难忍,但他却从不轻言放弃,总是硬扛着不告诉我们。

## 我的父亲

木木

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。小时候,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他总是鼓励我勇敢面对。记得读小学低年级时,我不爱读书,也不会写作文。他总是耐心地写范文给我作示范,让我逐渐爱上了写作。小时候我体弱多病,生病住院时总喜欢叫他陪护。有他在身边,我就感到无比踏实和安心。他总是细心地照顾我,满足我的每一个需求。

父亲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尽管他和母亲年轻时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,但他们的感情却非常深厚。他们相互扶持,共同度过了无数个风风雨雨的日子。父亲的离世,让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

中。但我知道,他一定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,带着他的爱和期望,勇敢地面对未来。

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我发现了一封他生前写的自传书。上面写着:“在我生活的旅程中,最难得的是,娶得一位好妻子,我的同事,我的好妻子,她相伴始终,真可谓相濡以沫,不离不弃。”去世前几周,他跟我说:“他一生已很知足,得益于你母亲的关照。”

去世前几天,他还让侄儿过来帮忙整理墓地,他一个人长时间地站在过道上,反复交待侄儿若自己不在要继续帮忙干些杂活。去世前一天晚上,尽管身体已经很虚弱了,但他还主动帮母亲按摩后背,他的幸福时光。

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,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责任、坚强和爱的真谛。他的离世让我深感悲痛,但同时也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我会带着他的爱和期望,继续前行,让他的精神在我心中永存。